

恐龍人與我 走出的秋季

甲子年 莫言題

麦然 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
首次题名推荐
献给青少年朋友们的
首部优秀科幻小说



麦然的《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一部可谓精彩耐读的科幻小说，一部带有奇思妙想的穿越故事，一部应能发人深省的当代寓言。一本青年人写给少年儿童看的书，相信成年人也同样看得下去。

新星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曹文轩 唐文江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恐龍人與我 走出的秋季

甲午十月莫言題

麦然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 : 插图本 / 麦然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60-7926-7

I. ①恐… II. ①麦…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8173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张瑛

责任编辑：张瑛

插 图：小羊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杨亚丽

书 名 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 (插图本)

KONGLONG REN YU WO ZOU CHU DE QIUJI (CHA TU B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2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 一、序章 / 001
- 二、绝望中的恐龙世界 / 003
- 三、恐龙人的地球 / 013
- 四、相遇地铁车厢 / 024
- 五、我不是多啦A龙！ / 032
- 六、小东的勇气大爆发！ / 039
- 七、原子弹怎么造？ / 045
- 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 052
- 九、梦境？还是奇迹？ / 061
- 十、外星人！UFO！ / 072
- 十一、恐龙的后代 / 087
- 十二、对决 / 098
- 十三、龙的传人 / 107
- 十四、《易经》中的秘密 / 111

目录
CONTENTS

- 十五、向着未来！起航！ / 121
- 十六、危急！未知的袭击！ / 132
- 十七、敌？友？ / 145
- 十八、被隐藏了6500万年的秘密 / 156
- 十九、时空之“叶” / 163
- 二十、叛逆者 / 170
- 二十一、一秒归程 / 176
- 二十二、回归恐龙人的世界 / 186
- 二十三、“不死即归”的誓言 / 193
- 二十四、严冬的前夜 / 200
- 二十五、未尽的明天 / 212
- 二十六、约定·未来 / 229
- 二十七、飞雪·尘埃 / 242

一、序章

一幅巨大的太极图直扑到你的眼前，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和令人胆战心惊的黑色紧张地撕裂，又均衡地铺散，相辅相成，相背相离，一个完满的圆形在旋转，旋转，渐渐地，白色和黑色的部分变得难以区分。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如同太极图中，白色和黑色的部分，各自存在着50%发生的可能，这就好像被随意投掷出的硬币，你看见的是正面？或者是反面？我们只能浅显地看见硬币显露的那一面，但谁又能说，我们看不见的那一面就从来未曾存在呢？

宇宙并非井然有序的钟表，其间运行的天体、光线、粒子也并非准点到达的列车，然而人们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出先入为主的预判，扔出去的球飞去了哪个方向，将在何时击中地面，对此人们自以为可以做出判断。但如果飞出去的是一个气泡，它则可能在空中一分为二，停留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或平行，或前后，或上下，人们难以预测气泡存在的方向，而这只是气泡飞出去后的一种可能，气泡还可能一分为三，或者更多，或者根本没有分裂……

时间之树从一粒小小的种子，最后变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引力的存在使得一切井然有序，但想象一下，如果叶子足够巨大，巨大到我们难以理解的程度，那么我的存在就会如同“叶子”茎脉生长到某个瞬间时，偶然或必然落下的最微小的尘埃，如果所言不假，我们的宇宙就仅只是时间之树上的一叶“树叶”。由于无法触及更遥远的地方，我们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世间唯一的存在，无可取代，然而不同的“宇宙”却可能只是我们所在“树叶”上下枝头的叶片，只不过我们太过于渺小，无法看见。如果就像众所周知的，我们的宇宙无限的庞大，或许遥远的远方，远于我们想象的最远处，远于光线能够达到的距离，那里或许是一个未知的开端，一个我们原以为不曾存在的世界的开端；或许那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个时空，另一个宇宙……



二、绝望中的恐龙世界

6500万年前的地球对任何人而言，哪怕是对现在世上最古老的东西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久远和陌生，那是属于爬行动物的世界。在云端，翼龙滑翔在天际，称霸着整个蔚蓝色的天空，这些空中的巨兽成群地飞舞，巨大的身躯使得整个天空看起来显得有些局促而拥挤。它们僵硬机械的飞行姿态和高亢尖锐的嘶鸣声使得当时的天空，多了几分恐惧的气氛。

在地上，数以千计的三角龙遵循着祖先遗留在身体中古老的记忆，完成它们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这一来一去的距离，足以从中国的最东边走到最西边。

成年的三角龙走在龙群的外围，而年老的、年幼的三角龙走在这支恐龙队伍的内侧。外侧的三角龙是这个族群中最为勇猛的战士，它们巨大的三只角和颈后沉重的盾状骨质结构，共同构成了它们硕大而结实厚重的头部，威风凛凛，不可侵犯。三角龙庞大而守卫严密的阵势，使得两只尾随了三角龙整整一个早晨，拥有和现代巴士一样大小的身躯的年轻霸王龙，也在行动上都显示出了少有的谨慎，或者说有种手足无措的迷茫，即使站立的身高是三角龙的两倍多，年轻的霸王龙也不敢贸然向排列成队的三角龙发动攻击，面对阵容齐整的三角龙，霸王龙为人类惊异的骇人体格，除了此刻明白无误地显示着霸王龙的笨拙外，其他竟一无是处，现在它们唯一能做的，只是继续小心翼翼地跟随着三角龙族群移动，耐心地等待这群三角龙群中的伤病者掉队，给猎食者可乘之机。

从某些方面而言，白垩纪晚期的地球已经和现在的地球有几分接近，6000万年前草类植物刚刚出现，使得这片亿万年亘古不变的沙漠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改观，大片大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开始涌现在当时地球的表面，似乎这种改观也预示着地球上的生命，走向了史无前例的新的演化趋势。

此刻，在三角龙群迁徙的后方，龙群经过时踩踏升起的浓浓尘埃，正在渐渐散去，视线逐渐清晰起来，空气中弥漫起陈年灰尘和腐烂植物的混合味道，这片土地是草原和沙地的交界，在光线阴影处，这一人高的草丛里，时不时传来“咯

“咯咯咕”的声音，猛然听起来像是猫头鹰粗糙的鸣叫，但如果仔细听，却让人觉得有几分不寒而栗的感觉。

随之，是闪现在绿草丛中的几片绚丽的紫色羽毛，而这些羽毛的主人并不是我们人类熟知的鸟类，它们是被人类科学家认为存在过的最聪明的恐龙——犹他盗龙，这些生物有着3米长的身躯，它们色彩艳丽的羽毛遍布全身，独特的羽毛则可以显示它们的性别、年龄，甚至是健康程度。

虽然它们没有霸王龙一样的血盆大口，站起来只和人类高度相仿，这样的身形在恐龙世界里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隐现在草丛中，它们发达的前肢以及利爪则揭示了它们亦不失为优秀的猎手，犹他盗龙像狼群一样的成群捕食，甚至拥有了用简单声音沟通的能力。它们也是人类认为的最凶猛的食肉恐龙之一。它们的凶残完全因为它们拥有发达的大脑，以及忠实执行大脑命令的敏捷的身躯。

草丛和沙地交界，一只年老的三角龙因为后腿的伤势而没有跟上自己的族群，更糟糕的是奄奄一息的它又误入了危机四伏的草丛。它一瘸一拐地缓慢前进着，危险已经悄然临近，这个可怜的家伙能够闻到猎食者的气味，它努力地晃动脖子，显示出自己曾经锋芒无比的三只巨角，试图警示一切入侵者，自己曾经具有的实力，但是这一切都仅仅属于曾经，这只年老的三角龙已经被后腿不断恶化的伤势折磨了很久，也许现在它更需要的是永久的安宁。

犹他盗龙的首领用较为悠长的嘶鸣，指挥它的“部下”埋伏在草丛中的特定位置，这声嘶鸣听起来如同一个鲁莽的大汉在用力地吹奏一支走音的竖笛，气势宏大但听起来却尖锐无比……作为首领，这只成年雄性的犹他盗龙长着异常锋利的爪子，在眼见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只犹他盗龙的首领选择独自走出草丛，暴露自己，不再选择草地的掩护。它灵敏的身体，配合修长的后腿以一种敏捷的姿态加速前行，冲着年老的三角龙发出间断性的咆哮和嘶鸣。

按照常理来说，成年三角龙卡车般的身躯足以阻挡这只犹他盗龙单薄的攻击，从体型上看，在三角龙面前犹他盗龙不过就是一只站在山羊面前的好斗公鸡……出于经验和本能，年老的三角龙略显沉重的转身，用自己的头部直面犹他盗龙的首领，头上三只硕大的巨角虽然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暗黄和钝圆，渐渐消退了年轻时的锋芒，但这样三只巨角依旧是其致命的武器，相对来说这只身形单薄的犹他盗龙独自的挑衅，此时显得如此狂妄和不自量力。

领头的犹他盗龙短促连贯的嘶鸣，更加尖厉的声音惊起草丛里一群匍匐在地上，觅食蜥蜴的莹绿色长尾小翼龙。受惊的它们扑打着莹绿色斑点的双翼，仓促飞向天空，透过小翼龙艳丽而有些透明的翅膀看下去，另外7只犹他盗龙从老三角龙身体的左、右、后侧一齐窜出，差不多同时一跃而起，三角龙身上顿时站立

了4只犹他盗龙，它们的脚爪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三角龙的身体，另外的3只犹他盗龙因为三角龙的挣扎，跌落在地上，但是这些不死心的家伙很快又站立起来，围在了三角龙的周身，重新寻找新的攻击机会。一轮一轮的攻击下，犹他盗龙重复地撕咬着，用利爪洞穿三角龙的身躯……很快，年老的三角龙因为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如同雨季的雷鸣一般连绵起伏，声音越来越近，这在当下显得尤为不寻常，尤其是此刻晴空烈日，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这雷声所到之处，无论是密集的草丛，还是干枯的树枝，都开始随着某种未知的强大气流而剧烈摆动摇曳，甚至一些看似分量不轻的石头也被强大的气流所迫，竟像是活了一般自己滚动了起来。当恐龙们警觉地一齐抬头注视天空，它们看见的是空中有块巨大的阴影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响以及强劲的气流向地面逼近……这景象即使是对任何一只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恐龙来说，都是极不寻常和前所未见的，惊恐的它们只能选择慌忙地躲避……

天空中竟出现了一种飞机类型的物体，这庞大的机器，长得像没有腿的蝎子一般。靠着机身侧面喷气口喷出的强大气流，反推空气飞行。而这机器尾部如同蝎子尾刺般高耸的造型，用紫色和银色的金属严丝合缝地覆盖着尾部，虽很难理解这样的设计对飞行器的飞行有什么帮助，但在阳光下却显得意外的刺眼和夺目，似乎更像是某种意义独特的象征物。

“简直难以相信……看来这些满口谎言的沙漠强盗们，这次看在死神的分上，倒也没有说谎，犹他盗龙已经学会了战术化的猎杀方式了。它们的智能水平或许超出我们的预料。”一个听上去显得苍老的声音从飞行器机舱内传来，用的竟然是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

“是的，我尊敬的‘噬龙者’大师，也许犹他盗龙也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拥有创造文明的潜力。只是单纯地把智能用在杀戮上未免有些太过残忍。”另一个听上去比较年轻的声音带着些许疑虑回应说，用的依旧是那种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这种语言如果是人类听见，一定会觉得，音节过于刺耳和短暂。

年轻的声音停止之后，相对的沉默存在了几分钟，打破沉默的是“嗖”的一声金属射出声响，一枚带着银色羽毛的生铁色短矛从飞行器中飞出，精准地射入奄奄一息的三角龙的心脏。衰老三角龙终于停止了在犹他盗龙残忍攻击下，因失血过多引发的抽搐，完全瘫倒的姿态放大的瞳孔中，太阳明艳的光辉第一次如此完整地照射在了三角龙的眼睛里……此刻，它彻底地解脱了。

“生生死死，原本都是难免的，这对谁都是一样，可能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公平所在吧！若是无痛苦地死去那也是种解脱。只是对我们来说天上神明的



谴责已经越来越近，谁能说现在这样无痛苦地死去不是一种幸运呢？只怕真的等到那一天，整个恐龙族群都在劫难逃了，哎……”那个苍老的声音继续说道，带有着某种自相矛盾的困扰情绪，或许也是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年岁增长，而变得多愁善感，话多啰嗦。此时云层间的光线，不经意地射入了飞行器的机舱，隐约间可以看见说话人怪异而狭长突出的脸上，一道道明显的伤疤，像是久经战场的幸存者。

“就真的，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年轻的声音有些激动地说道，他努力保持着平静，只是心中情绪的激荡，使得想要伪装声音的想法，无处遁藏。

还是沉默了几秒，年长的声音才用忧伤而悲怆的语气回答道：“我们的种族，一直在追求文明的进程。我们探究了海洋和天空，正当我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广袤宇宙的时候才发现，大祸将要临头！可能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盼望着这群在基因上和我们极为相近的犹他盗龙种群，能够凭借自身的野兽般的生命力和野外生存本能逃过这一劫！地球上的文明也可以因此而重新燃起希望。”宛若是在说一个故事，年长的声音说着说着在激动过后，渐渐地又归于沉默，不难想见这位老者的神色凄凉，因为眼前的现实毕竟不是个故事，比起渺茫的希望，现实是不得不去面对的。

“我尊敬的‘噬龙者’大师，也许现在诚服于命运还太早！现在我们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汇集在月凝城科学都市，做着最后的努力和尝试，说不定……万一还有机会！还有希望，我们还能够生存下去！是的，总之我们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年轻的声音近乎于偏执地回答道，但除了那激动满满的情绪之外，话中空洞的希望听起来不免让人更加悲伤。

老者认真注视起眼前的年轻人，对这位老者来说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只不过是个孩子，可是刚才的口吻里，却隐然流露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坚韧，可以说是种近似本能的盲目冲动，或者是对希望毫无理智的执着。一阵低空中的乱流像个不受欢迎的醉鬼，无意中和飞行器相撞在看似无边的空中，造成了飞行器内部一阵突如其来地抖动，飞行器内部的光线变得闪烁不安，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警觉起来，除了老者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他依旧保持着稳坐的姿势，两只硕大灵动的眼睛甚至没有离开过老者的视线。这真的是一对大眼睛，微微凸起的眼球几乎占据了面部超过一半的面积，光线的骤然暗落，使得眼睛里的瞳孔，从原先在刺眼强光下的扁平状，迅速变成为完满的圆形，这双眼睛是令人着迷的，特别是在这一刻，圆形的瞳孔如同黑色的宝石；那种深邃的却毫不缺乏光泽的黑色，仿佛能够吸进月光……

凝视着这样的眼睛，不知为何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好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他一时不理解为何自己会有这样草率而缺乏理智的判断。不过，他并没有立即接过年轻人的话，只是伸出只有三根手指的手触碰了下年轻人同样奇怪的手，虽说是手，但这只手奇怪得差点都无法称作是“手”或者“手掌”一类的东西，布满细碎鳞片的掌心，修长而同样密布鳞片的三根手指——中间的那根更加细长，分布在两边的则显得短而粗。更可怕的是，这些手指的尖端无一例外地和利爪相连，如同匕首和长刀柄的关系。

“不死即归！无论遇到怎么的困难，磨难，请不要忘记作为一个恐龙人你破壳而出时，人生最初的光辉教会你的生命意义，外在的阻力困境会阻碍你，作为一个智灵，你心中的妄想执念也会阻碍你，然而活着，呼吸，心……就意味着无论身陷怎样的绝境，怎样的黑暗，即使被重重磨难所阻隔，即使正义和寻找希望的征程被阻塞，但在艰难险阻之前，你的心依旧如初，不曾改变，而心先动于行，除非死亡……然而现在死亡对你来说也是奢侈的，背负全世界生灵的重托，你必须努力活下去！完成神明交给你的使命！”他紧咬着牙，三根手指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就连修长灵活的脖子也为之紧绷。老者生硬的说教近乎于无理和偏执，这一点他自己也深深地知道，谁能保证明天会发生什么，末日就在眼前，一定会来，而自己所说的神明，这个神明又是谁？自己活了这么久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果神明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将末世带给我们？为什么吝啬地留给我们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痛苦地在末日中死去，无论罪人，正直者，善人，慵懒者，濒死的老人，抑或者蛋壳里的孩童……如果这一切都会发生，那么自己为什么还要去相信……所谓的“希望”？

自从37年前那场旷世激战之后，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人敢自称比这位老者更加骁勇善战的战士，当然这种资历使得老者的这句话，听起来绝非是一个理想的信教徒含义不明的嘱咐，而更像是种难以动摇的命令，但再一次的，从这句话中，年轻人隐约察觉到某种潜在的不安，或者说一种近似于恐惧的紧张情绪……

这位老者和年轻人其实并非人类，而是恐龙家族中最高级的一种。他们不是人类，样子当然和人类完全不一样，但也不同于大多数恐龙品种。他们虽然和犹他盗龙在血缘上是近亲，但这种近亲关系就好像人类和大猩猩的血缘关系一样，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生物上的“血缘”可以说很近，也可以说很远。

概括说来恐龙人看上去更像一个长着粗短尾部的敦实矮人，细细来说，他们有着和犹他盗龙相似突出的吻部，只是相对来说圆润了不少；和几乎所有爬行动物一样，他们也有尾巴，只是远没有犹他盗龙那样的修长；同样的他们的腿相比于犹他盗龙修长有力的后肢更加粗短，特别是小腿部分粗短的弧度愈发明显，但特殊的盆骨构造却使得他们站立姿势更加直立，然而这种直立也仅仅是相对于普

通恐龙而言，如果拿现今动物的姿态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企鹅的站立姿势和他们十分的神似。总体看上去恐龙人矮矮胖胖的，只有不到我们人类一半的身高，模样与恐龙接近但比之凶猛的恐龙，又显得可爱亲近。他们简单而灵活的双手和那大大的双眼，显示着他们非同一般的智慧，而他们高耸的脑门从某些方面说来，使得他们看起来又不像是一般的恐龙，而更加神似现在的人类。

在犹他盗龙和三角龙厮杀现场的2000公里外，是整个恐龙人世界最繁华的宫殿，这个宫殿造型近乎于一个巨大的椭圆形龙蛋，直观地来看，除了必要的骨架支持，从外表上看不见任何有棱角的东西，哪怕是任意一个接缝，都被涂上了颜色鲜艳的釉彩处理的圆润光滑，有理由相信恐龙人建筑师的创意就来源于孕育恐龙的恐龙蛋，蛋形宫殿寂静地端坐在大地间，它的外立面却会不停地变幻出生动而绚烂的色泽，从莹绿到绯红，从天际的蓝到紫玉的黑，仿佛将世间的所有颜色都归藏在此，这样的人间奇境，让人不得不叹服。

此时此刻，一个穿着华丽衣物、佩戴华美饰品的恐龙人斜依在那过分奢华而绚烂的紫金色椅座上，这是一个衰老的身形，这个体型在恐龙人里，绝对称得上巨硕，尽管如此，这也只是时间留给这个恐龙人的某种表彰罢了，他那慵懒的姿态，显得无力而且暮气沉沉，肥胖的身躯使得他的坐姿更加瘫软，脸上深刻的褶皱则清晰地告诉世人，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在他脸上除了爬满的皱纹，紫灰色黯淡的肤质，最显著的则是他深陷下垂的眼袋，和看起来不常睁开的双眼，可以想知，再多一阵子，可能这衰老的眼睛就可以真的永远不用睁开了。

他正是这座宫殿的主人，他的宫殿无比华丽，颜色艳丽得难以形容，甚至连墙壁上都镶嵌满了各种精致的，独具匠心的金属饰物，这似乎是因为恐龙人对金属艳丽色彩的痴迷，所以，放眼望去，整个大殿内尽是世间最奢华的宝贝——玛瑙、钻石、黄金，或是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贵重宝物，这些宝物归置有序而不失美感，自地板至墙壁，各种流光溢彩交织在一起，明亮辉煌，直至高高在上的椭圆形天顶，即使是在天顶上，昔日恐龙人帝国最伟大的时光也被用镀金的绘画深深的铭刻着……

宫殿内厚重的紫金大门，缓缓地，如同吊桥般降至地面，一个着紫色长袍的中年恐龙人从大殿开启的大门外徐步进来，那件紫色长袍虽然华丽，却仅是被靓丽的紫色染料浸染，只有黑色的线条点染在长袍拖地的尾部，如同是孔雀鱼华丽繁复的尾巴，没有丝毫金属的颜色出现在衣服上，于是在恐龙人宫殿的流光溢彩里，这件原本已然不凡的衣服显得质地有些单一。但眼下的这个人穿着这件紫色的长袍，气质看来也并非只是寻常百姓。他谦卑地向眼前这个衰老的身形深深地弯下腰去，如此一个动作使得他比人类突出的嘴巴近乎亲吻到了地面，特别是这

个中年恐龙人的吻部不仅相对人类来说显得尖锐狭长，就算在恐龙人里那也是十分突出的，这就好像白萝卜和胡萝卜的形体差异。他衣着整洁干净，同样光洁的还有他衣服外露出的蓝灰色皮肤，有着和同龄人相比难得的紧致，得益于紧致的皮肤，很多恐龙人都认定他比实际年龄至少小了25岁。而从精细的外表上判断，依稀看得出这是一个严谨的人。他低垂着头颅，那恐龙人中亦是少见的细长眼睛甚至不敢直视前方，显得如此虔诚、恭敬，而又谦逊的仔细看来又会有些过于夸张。坐在紫金色座椅上的，那个衰老的身形微微抬了抬手。谦逊的紫色长袍便缓缓站直了腰来，谦卑微地开口：

“尊敬的国王陛下，现在有一个紧急事态，需要您的旨意！”

紫色长袍俯首面对的这个衰老的身形，并没有因为听见这番话而产生任何的动作或是反应，衰老的身形用他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而缺乏兴趣的方式继续维持着类似昏睡一般的宁静姿态，然而即使是这种宁静的姿态，聪明人也能体察得到这宁静背后的冰冷阴郁，抑或者说捉摸不透，紫色长袍已经在这座宫殿中待了30多年，足够长久的时间，使得他深知在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打断眼下的宁静。

“什么事情会那么急？难得还有比这头顶上‘众神之怒’更加紧急的事情吗？天上那该死的石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吗？”那个衰老的身形毫无生气地说道，连微闭着眼睛都没有打开过。这副尊容很难让人将他与国王的威严联系起来。但他确实就是恐龙人王国的第55任国王！以恐龙人平均寿命是113岁而言，也就是说这个王朝已经有超过6000年的历史了，而这几乎就是恐龙人文明的存在在书本上的全部历史，可能是由于恐龙人学会书写文字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远，所以至于文字记载出现之前的历史，遗憾地说已经很难说清了。

简单借用恐龙人世界的一句政治宣传语来描述恐龙人世界的政治格局：“一个地球，一个王朝！”

“陛下，大智圣者已经选出了《龙神之语》中的那个救世主，执意要让他一人去未来寻找拯救世界的方法。”紫色长袍急切说道，但话语间几处的停顿，显得又有些犹疑。

“那不是挺好吗？至少也是拯救我们世界的方法，即使只是尝试，也是好的！怎么这事情还要来烦我？”国王的语气中，一半是心不在焉的傲慢，一半又是烦闷厌恶的不安，好像是想起要掩饰点什么，国王继续说道：“从我的父王起，不是已经放权给大统领，全权代理管理王国吗？你不去找他说，找我又有什么用？现在我说的话，怕是议政院的那些政治家们不会买账的啦！哼，他们还指望着民众的掌声和喝彩过日子，哪会理我这个老古董。我就是一个摆设，被人摆



在这里快一辈子了，最后的时间，你就让我舒坦地过几天逍遥日子吧！”国王悠悠地说着，懒散地摆弄着手中的金属小物件。

身穿紫色长袍的恐龙人一时没从国王的话中听出真正的意思，尽管有些不知所措，但话说出一半总不能憋回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

“陛下，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们国家的政治家们一定也都明白，但这个时候，也只有我一人特意前来告知您是不是？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可能这个问题真的触及到了什么，此时国王摆弄物件的右手忽然停了下来，宫殿陷入了一种莫名而古怪的安静中，紫色长袍的恐龙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话起了作用，立即有了信心，接着继续说道：

“避免世界末日的办法肯定不止一个，如果这传说中的救世主要是去了未来，他若一去不归还好，万一他真的找到了办法，拯救了我们的文明，那么王室的权威必然会被动摇，或许那些短视的百姓真的以为救世主存在，奉他为神明，又怎么会把国王您放在眼里呢？真到那时，可就一切都不好说了，就是您的王位，到时候……那么……”紫色长袍说的万分恳切，显得忠心溢于言表。

就在此时，“啪”的突兀声响，不知为何，一面装满精美摆设的坚固壁柜竟毫无征兆地轰然倒塌，巨响过后留下的一地流光溢彩的摆设残骸，紫色长袍不由得心头一紧，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虽然和他本人毫无相关，但如此轻易地碎裂，实在是让他心疼，国王显然没有这种普通人看了都会有的相同想法，“即便是如此瑰丽的事物，保护得再稳妥，似乎也逃不过支离破碎的瞬间……”国王不动声色地暗自沉思，却完全没有心思去管这壁柜是怎么倒下的，或者自己究竟损失了什么。

国王还是低首垂眼，不知是被紫色长袍的恳切言语打动，还是这一地绚烂的摆设，落地时声响惊动了他，他原本垂下的眼睛也渐渐睁开，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紫色长袍的恐龙人，然后沉思地凝视起手中的物件，这是一个奇怪的物件，两颗金莹剔透的夜明珠，各自被放置在了金色小天平的一边，引力的原因使得两个夜明珠忽上忽下，国王迟缓地移动着天平，有些固执地想要将两个夜明珠平衡在同一位置，但无论如何他始终也做不到……

凝视了夜明珠天平好久，国王缓慢地挪动自己肥硕衰老的身躯，终于从瘫坐的姿势中摆脱了出来，艰难地坐正了身体，对身边的侍从道：“你们出去，把门关上，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又对紫袍人招一招手，道：“大法官，请近前来说话……”